

書叢周一國中

世界論壇

輯三第

行發司公版出聞新國中



中國一周叢書

世界論 第三輯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四月初版

定價：四冊新台幣五元

版權不
所翻印

譯者 羅時實等

發行者 中新聞出版公司

地址：本市中山北路二段十六巷二十五號
電話：二五五八

印刷者 中新聞出版公司印刷廠

地址：口北縣中和鄉中和路二七四號

世界論壇（第三輯）

目錄

- 農民在質問朱毛政權……………羅時齊譯（一）
- 可欽佩的中國兒童……………余夢燕譯（二九）
- 蘇俄對共匪的控制……………汪煥鼎譯（五）
- 匪共的外交政策……………鄒公玄譯（七八）
- 日本之文化日……………周寶珠譯（一九）
- 日俄的神經戰……………陳民耿譯（二〇）
- 論日本的二大政黨制度……………李嘉譯（三一）
- 日本的鄰人韓國……………陳天鵬譯（七五）
- 中東的賭局……………張廷休譯（九六）
- 巴基斯坦的女人……………張庸夫譯（一四）

目

錄

000
F8107
307

巴基斯旦的女人

西巴基斯坦的劃一

吳俊才譯(一〇三)

匪俄正圖挑動「聖戰」

張廷休譯(三五)

阿富汗的狂妄

張廷休譯(三八)

巴格達公約

沈宗琳譯(三〇)

法國人將怎樣選舉

雷崧生譯(六五)

法國的政治

陳民耿譯(一〇一)

北非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陳民耿譯(五五)

南非聯邦的小兄弟

沈宗琳譯(七一)

希臘的動向

陳安荔譯(七六)

利比亞與聯合國

陳民耿譯(八八)

西班牙的地位

包遵彭譯(九〇)

去年使德國發生根本變化

劉光炎譯(一〇五)

奧國條約有名無實

張復禮譯(七)

羊島的風波

陳民耿譯(九)

蘇俄頭目走向死路·····	王勛譯(二一)
蘇俄的新滲透方式·····	林友蘭譯(一一)
蘇俄毀約的實例·····	余鵬譯(四七)
克里姆林宮的內爭·····	王漢中譯(六一)
所謂蘇聯新農業·····	龔弼譯(七四)
東歐國家在亞洲的貿易·····	張果為譯(八一)
為拉丁美洲呼籲自由·····	陳安荔譯(一〇九)
基督教徒的雙重責任·····	陳天鵬譯(五九)
阿根廷的新政府·····	沈宗琳譯(五一)
美國外交使領官制度的檢討·····	周寶珠譯(五六)
世界糧食產量增高·····	史之光譯(五三)
T·V·A·已屆成年·····	陳克誠譯(四一)
遷就敵人、誤解盟友·····	余夢燕譯(三七)
最冷的冷戰·····	陳民欺譯(七〇)

世界論壇

四

南極探險熱

崔徐遠暉譯(八三)

科學在學校中

張儀尊譯(九五)

農民在質問朱毛政權

· 羅時實譯 ·

從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平政權實行糧食國營，在大陸農村引起普遍的騷動以後，直至最近才從共產黨的部長口中，把此中經過揭示出來。在他們的話中，也透露出什麼他們會感到有把這些事實和數字說出的必要。人民一直在那裏質問——普通的農人，普通須養家活口的人，乃至忠實的共產黨員都在一起竊竊私議，有時勇氣上來，也居然不顧死活，直指着他們的主子。他們質問爲什麼這幾個月糧食會少到這樣地步？是不是政府把太多糧食送給俄國？是否政府沒有把去年水災的損害，據實告知我們？政府有無必要向人民強購糧食？這種糧食政策是否算是慘痛的失敗？

對於這些質問，他們都給予答覆，而且在答覆之時並未擺出主子的面孔。當北平那些具有宣傳天才的先生們向自由世界，從印度的拉克曉 Lucknow 到英國的倫敦，以其「進步」和「豐富」的數字進行宣傳攻勢時，毛朝的副總理陳雲却在北平好像被迫至無可奈何情狀，自己供出在某些地方，征購糧食有些「過份」，在另些地方又未能把糧食迅速地供應「受災的農民」，還有好些地方在移轉國營的時候，「未能維持經常的供應」。他又接着說，「由於國家征購之後，民間的糧食不夠，致豬隻和其他牲畜的數字大爲減少」。『有些反革命派』想乘此騷動，便利私圖，『另外的，有的是共產黨員也幫着叫囂，則是希望政府會改善做法』。這一部份人的叫囂很快就得着政府的諒解。這位副總理說，『他們曾經把是非混淆，但

「經解釋，都能接受政府的意旨」。他接着說，他們那些不正確的行爲不是沒有影響的：「其中有些錯誤（指征購言）是被改正了。」還有他好像很難爲情地，「好些人民會議的代表爲此作實地調查，認爲農村情形並沒有壞到如那些人指摘的地步。」

很明顯地從好些人的口中是可以看出來的。對外貿易部長葉志泉的抗議說：「有人質問是否因輸出太多之故，致在國內市場造成許多困難？」陳雲說：「有人質問，因許多地方要求糧食而造成的緊張局勢，是由於一九五四的水災，或輸出太多之故。」糧食部長章乃器說：「現在仍無辦法滿足人民指名要購某種糧食的請求……政府只能請求人民有什麼吃什麼。這種政策是正確的。」

這種不滿的程度必須再有過份的渲染。陳雲說：「農民對生產的熱忱太高……結果在某些時間和對某些事件，只有感到失望，」爲要大事化小，原亦無可厚非。但他還是無法否認，這種不滿並不一定就是反革命的陰謀：「這些嚷着缺糧的人有的真是需要糧食。」那些毛政權的部長先生，在答覆到達他們耳中，從飢餓農村發出的吼聲之時，當然也會感到非常痛苦的。他們堅持着，今年的緊張局面並不是去年水災的結果，因爲一九五四的總收穫量是超過一九五三；也不是因爲運往蘇俄和東歐國家的糧食太多之故，雖然陳雲承認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三的平均輸出量是一百五十五萬噸，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是一百十五萬噸，比之一九五四的輸出一百七十五萬噸，當然是增加了很多。

俄國的東西是用糧食買的

爲要繼續增加對俄國的糧食輸出，中國人民將要少吃多少，暫時且不必問，但是很明顯地他們現在吃的，確是比從前少了。糧食部長說的，沒有辦法供應人民指名要的糧食，已由對外貿易部長的報告中透出，在一九五四年糧類的輸出，是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十，各種茶葉的輸出是百分之二十七，豬肉的輸出是百分之六。這位對外貿易部長花言巧語地說：『只要我們少吃一些肉類，雞蛋，和水菓，這幾項的產量是够輸出的。』他說在目前進行的五年計劃中，糧食的輸出也將不會增加。但在他作此演說之前幾個星期，北平正式公佈，一九五五年的糧食輸出將比一九五四年增加百分之十，罐頭食品的輸出將比一九五一增加二十一倍。

爲要購入俄國的東西，中國人很明顯地是要怎樣去繫緊褲帶。從葉某的報告數字中，一九五三和一九五四的進出貿易是大致可以平衡的，在進口項目中居首位的，是屬於一百五十六項建設計劃所需的設備和材料，這些建造都是蘇俄幫助他們設計的。因爲這些建造是代表真正蘇俄援助的一大部份，這種援助是怎樣情形，便可想得到了。北平的發言人現在只說蘇俄的技術援助，所謂「技術」，很明白是指設計和專家的工作而言。葉某再接再厲說，「中國」和蘇俄集團的貿易，在一九五〇和一九五四年間增加了五倍。在此以前，西方根據北平方面的少量統計，已估着在一九五〇和一九五二之間這種貿易已經增加了五倍，假如

在過去二年沒有新的進展，這很可能是由於「中國」雖然急迫需要俄國的裝備，因為沒有足夠的糧食輸出，所以俄國的東西便不能多來。

只是想多存一點

部長們的主要工作是要想出辦法，證明糧食國營是應該做的。但是老百姓却已看得清清楚楚這是缺糧的主要原因。在最近的一次演說中，糧食部長曾設法表示政府強迫征購的，只是這一年糧產的百分之十八。但從他和他的僚屬引用的數字，實際政府收購的糧食在全數一億四千六百萬噸（乾噸）中，至少收購了四千四百六十五萬噸，這就是超過了百分之三十。陳雲對此曾坦白說出，『為什麼他們要集中糧食的市場，因為國家不能和從前那樣，在市場上買到足夠的糧食……農民的消費量增加了，他們並不急急於要出售剩餘的糧食。』從這位副總理的看法，人民恐懼政府專賣是造成糧荒的主要原因。『由於過去數千年農民都是習慣於隨自己意思處分自己餘糧』，一旦被追向國家出售，有的人甚至要買進比他售出更多的糧食。多數人站很長隊伍向國家購糧，是要『裝着缺糧的樣子，怕政府向他多買。……他們只是想多存一點，以備不時之需。』

北平政權對於存什麼要有積存，已經說的很明白了。在陳雲的話中，『減少糧食的消費是非常要緊的。』「中國」必須對任何可能發生的國內或國際事變，有所準備。這是說，我們必須有糧食存儲，以應付被

侵略而引起的戰爭，或遭逢嚴重的災患……從長時間來看，我們必須實行全國性的糧食節約。」毛政權近來已經公佈，要在今年秋間征購存糧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在好些地方已經嚴厲執行的糧食配給，（如在重慶郊縣）正在推廣實施；許多城市都削減配給份量，在廣州今年八月減少了百分之十一。人民日報對於此事的解釋，認為這不止是應該如此，因為「中國」不能增加生產，「以趕上各方面對穀物需要的增加，」同時這樣也是「創造美麗和偉大生命」一種必需的努力。但在一個極權政權，當他們掌握着大量的糧食，而個別的百姓毫無餘糧之時，這對他們將是怎樣一種便利，具有高度蘇俄經驗的共產黨統治者，是非常明白的。（譯自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十月一日經濟人雜誌）

蘇俄對共匪的控制

·汪煥鼎譯·

我們必須面臨一個事實，就是在目前沒有一種力量願意或足以改變中國大陸的局勢，臺灣部隊也好，南韓也好，亞洲其他任何盟邦也好，都不够強大的足以發動對一百多萬共匪軍隊作戰，他們由蘇俄的供應蘇俄的飛機予以大量協助。中國人民的背向是共黨世界的一個謎，不過儘管有許多的不滿和無窮的貧乏，他們在恐慌政權之前似乎還在盡量忍耐。單靠美國海空援助並不能使大陸作戰的勝利成爲事實，而把美國地面部隊趕到中國大陸又因爲種種原因不能實現。將來總有一天，也許在許多年以後，共匪政權是要由人取代，不過這不是目前所能摹想的。

十九世紀，中國的運道在南部中部地區（廣州、上海，或南京）向前推進了，不過趨向現代中國的關鍵還在於中國東北，那裏在十九世紀的前十年中，在經濟和政治的重要性上迅速超越了中國其他任何部份。集中於中南和港口的英法勢力趨向結束時，俄國和日本向中國的滲透從中國東北向前推進了。四十年代的初葉，俄國也首次在中國東北初次抗拒日本。中國東北具有戰略的地位，礦產豐富，有繁盛的農業和迅速萌芽的工業，成爲五十年代日本作戰的經濟基地。幾年以後，在蘇俄佔領下，它被交給共匪，作爲對中國政府作戰的基地。（美國在戰時最大饑餓之一便是一九四五年允許蘇俄單獨佔領中國東北，如果中國東北能在短期的四國佔領下，那麼東亞戰後的史實就會截然不同。）

今天中國東北是蘇俄進入中國大陸的要路，和北平莫斯科間最重要的聯繫。在蘇俄管制下，中國東北的共匪當局與蘇俄政府密切的連繫着，中國東北的俄國人不下五萬人。一九五三年傳稱，蘇俄對中國東北的一筆特別貸款，就達七千萬美元。

共匪的依賴莫斯科會爲西方作危險的低估。蘇俄的報紙從四十年代以來就隱藏了蘇俄對共匪的關係，今天把莫斯科和北平的關係故意看得很輕，企圖讓別人把共匪看成全亞洲的獨立領袖。這種虛構的事情竟然侵入到許多西方政治著述裏面。

可是依照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的合衆社的報導，中國大陸有俄國顧問八萬人，一年之間就加了一倍，在一九五二年九月的顧問人數是四萬五千人，計：陸軍一萬二千人，空軍四千人，海軍三千人，政治顧

間五千人，技術人員一萬人，鐵路專家四千人，經濟專家和教師六千人。一九五二年蘇俄顧問的費用估計是五千二百萬美元，以後顯然是增加了。「美國之音」曾估計中國大陸蘇俄顧問的數目在八萬至十萬之間；紐約前鋒論壇報一九五三年八月三日把「在中國大陸的蘇俄顧問，訓練人和教師的總數」列爲十一萬二千人；臺灣方面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的估計是三萬八千人。

無疑的蘇俄與共匪間是有歧見的，正像俄國人和東歐附庸國間有歧見一樣，不過問題在於這些歧見的解決都是有利於蘇俄的。中國東北和整個中國大陸要靠蘇俄來訓練，裝備軍隊並作戰略指導；來作外交的維護和支持，來從事工業的發展。如果北平方面拒絕了蘇俄一項重要要求，中國東北馬上就會陷於與中國大陸其他部份分離，而另成立一個人民共和國的危险。中國大陸的其餘部份被莫斯科遺棄後就會走厄運。也許有一天歷史會這麼變；現在這種爲蘇俄遺棄的說法正用作對北平共匪的恐嚇物，而使之就範。

我們不能希望在長期的緊張裏鬆弛期間遠東問題有什麼真實的解決。也許還要許多年，莫斯科對中國大陸的控制才實質的趨於脆弱，日本對遠東問題才具有獨立的影響，任何中國大陸的團體才能與西方聯成一氣。（譯自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八月廿九日美國新領袖雜誌，原作者 David J. Dallin）

奧國條約有名無實

·張復禮譯·

當恢復奧國主權，棄絕一切賠償，及明文規定蘇俄歸還所掠奪的奧國財產時不得索取任何特別費用的

奧國條約有名無實

奧國條約尙墨蹟未乾時，蘇俄已在開始違反這一切規定了。

蘇俄對於奧國條約已經抵制了垂十年之久，然而如今除了他們佔領期間所榨取的十二億五千萬美元不計外，又已向奧國索取了價值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貨物，作爲其同意條約的代價，其所索取的價值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貨物之中，包括石油一項，這將可能使奧國的石油儲藏羅掘一空。另外，他們又索取了兩千萬美元，說是付給蘇俄軍用銀行所霸佔的財產。並且，他們還侵犯奧國的主權與中立，使奧國許可其第五縱隊機構在維也納設立永久性的總部，其第五縱隊機構自稱爲「世界和平理事會」及「國際反抗戰士同盟」。

自然，這完全是一種敲詐和勒索。因爲蘇俄軍隊仍能在奧國土地上駐紮九十天，並且在除非奧國付給其額外敲詐的款項，否則即將撤却奧國機器的威脅之下，使其勒索得以如願以償。由於此額外敲詐的款項推想是用在資助奧國的共黨活動而無需蘇俄自己化錢，此項勒索的結果乃益加嚴重。慕尼黑一家德國報紙發行人承認他自東德蘇俄佔領區方面收到五十餘萬美元，此一事實足以表明共黨宣傳經費非常充足。

蘇俄當初之同意奧國條約乃是對於蘇俄意圖的測驗之一，日內瓦四國政府首長會議因此得以舉行。如今蘇俄的行爲已趨向於使奧國條約有名無實，此點自必使西方以後再與克里姆林宮打交道時提高警覺。（譯自四十四年（一九五五）七月卅日紐約時報）

羊島的風波

• 陳民歌譯 •

羊島在蘇格蘭之北，一九四六年舉行公民投票，人口過半數贊成脫離丹麥而獨立。大選之後其議會又決定仍依附於丹麥，但享有自治權。

羊島嚴重的流血慘劇所發生的威脅已經解除：一時的荷安跟着前星期紛亂與暴動的事件而來。紛亂的中心，克那克斯地方，其衝動情緒已經冷下來了；所有港口的軍艦物已撤除。首邑內的一般罷工在漁業季節證明是不大適當的，罷工五日之後也就宣告停止。這表示港口管理員海尼森暴動的首領以及罷工的領袖與獨立運動的中堅份子巴德遜（他在羊島議會裏二十七議席占有六席）算是挫折了。地方法官把哈實遜除名而他卻依然在克那克斯地方沒有離開，所以主要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本年四月羊島的風波實際醞釀業已超過二年的期間了。哈實遜過去是丹麥所痛惡的丹奸柯羅森的接近人物，曾經丹麥醫學會於戰後以其行為背叛國家之姝（在德國占領時間）提起公訴過。他敗訴不肯付訴訟費，因而被傳令拒絕。後來他在克那克斯醫院暫時得到職務；一九五三年四月來了一位新的繼任者，其職位則屬永久性質的。哈實遜表示願意離開克那克斯，只要獲得正常的救濟而有其它工作的希望。地方同情哈實遜，反對新來者，於是乎對派的那位官員不能到任。

一直到前月，羊島議會通過了一議案請求地方政府採取行動。地方警察人數極其有限，乃轉請丹麥

政府派遣一百二十個警員渡海前往。他們入境的消息傳開了，克拉克斯地方有充份時間去設計，在港口散爆炸物，集中不法的武器如手槍與機關槍之類，以備應用。丹麥警員蒞臨時，然起了他們的舊恨，甚至溫和派與克拉克斯事件無關係，也不滿政府之舉措。羣衆們要求設立斯坎丁那維亞仲裁去公斷（丹麥除外），這建議爲羊島政府與丹麥政府所拒絕。丹麥政府欲使他們對所述干涉問題逐漸冷了下去。因而派出財政大臣星夜前往羊島調處。丹麥政府所採取的這兩種步驟似均非羊島政府所能瞭解者。

三萬二千多的羊島住民其祖先爲諾曼民族是奇怪而倔強的民族。羣島共十九個，距丹麥甚爲遙遠，人民多不甚客氣，暫屬丹麥，於一八一四年才轉移到丹麥的版籍。丹麥的統治不甚得民心，其初期已感難於應付。羊島舊議會由丹麥政府法令宣佈取消，所有羊島上教學與誦道都受到禁止。後來情形才漸見自由，但島上人民對於過去一切記憶猶新。在戰爭期中羊島由英國管轄頗見繁榮，其與丹麥的關係却是不絕如縷的。一九四六年舉行公民投票，決定脫離丹麥的關係，可能是受冰島之影響。雖然，一九四八年丹麥政府准予高度自治並經丹麥議會與羊島議會通過，羊島議會裏正政黨中四政黨贊成如此辦法。可是羊島還是培養紛亂的壤地。它迅速地由原始漁民生活轉變到摩登文明帶來許多麻煩：戰後漁業不景氣發生了經濟困難，弄得漁民多把漁船賣掉了。

所謂克拉克斯事件乃無足重輕的地方性的齟齬，但爲羊島分離派之少數份子和丹麥共產黨所利用。丹麥政府與羊島地方政府現在面臨着不可制服的無秩序狀況已逾二年了。丹麥的憲法規定得十分簡要：丹麥

只管司法與警察，至於衛生服務乃丹麥與羊島間之公共事業。丹麥方面對於此事件之缺乏活躍的行動，一般懷疑其與憲法上過於重視的枝節問題關係爲小，其於長久性的騷動關涉爲大。假如一九五三年堅決地去執行法律與維持秩序，破壞也不過弄出短期性的憤激而已。

現在丹麥財政大臣已歸丹京報告，且已回去羊島了。他從事調停已有幹局的表現，但尚須找出一個適當的出路。如果丹麥政府與羊島地方政府不能開除哈賓遜並懲戒暴動的領袖，這兩個政府將被視爲不足信任；而且將使丹麥與羊島間良好關係變成惡化了。（譯自四十四年（一九五五）五月七日經濟人雜誌）

蘇俄的新滲透方式

· 林友蘭譯 ·

克里姆林宮又多了一個滲透方式。你想知道那可是什麼？別把這句話當作我（作者）說的。這是直接由一個應該知道種種事情的政府官員傳出來的。那人就是中央情報局局長愛倫·杜勒斯——中央情報局這個超級祕密組織，是以美國在海外從事間諜活動的機關之面目比較爲人所熟知的。

這個克里姆林宮新滲透方式，已經在世界各地區出現——地是莫斯科的道地產品，但往往未被指出牠的本來面目。愛倫·杜勒斯的職務（這是一個不尋常的職務，因爲他很少公開的活動）是探查蘇俄這個國際上挑撥離間的新方法，亦即克里姆林宮當前這個在世界各地區製造危機的方案。

蘇俄頭目縱使繼續笑臉迎人，但這個共黨新滲透方式正在大張旗鼓的破壞與分裂自由世界。這個新滲